

# 仓颉信仰在寿光



仓颉二十八字，又称仓颉书，传说由仓颉所写，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字，最早收录于宋太宗淳化三年（992）的《淳化秘阁法帖》。明代杨慎撰《法帖神品目》将仓颉二十八字列为第一，并注曰：“在北海。”民国《寿光县志》首创金石志，也以仓颉二十八字为首，并按：“此石刻虽不存，而为吾国文字之祖，本志首录之。”寿光是全国仓颉信仰最为繁盛和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。

## 确立

### 仓颉墓与寿光之关系 始见于《齐乘》

关于仓颉造字，在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《吕氏春秋》等先秦著作中就有记载，秦始皇统一全国后，实行书同文政策，推出的识字课本《仓颉篇》开篇说：“仓颉作书，以教后嗣。”说明秦代仓颉造字已经成为共识并开始普及。汉代许慎编写的中国第一部字典叫《说文解字》，里面说“黄帝之史仓颉，为黄帝记事之官……见鸟兽蹄迒之迹，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，初造书契。”他观察鸟兽足迹受到启发，从而创造了文字。一般认为，许慎的说法代表了秦汉时期人们的普遍看法。

1954年，山东沂南县界湖镇北寨村出土了一块东汉时期的仓颉造字画像石。1972年，临沂吴白庄又出土了仓颉造字汉画像石。河南地区出土过带有“苍颉”二字和五铢钱纹饰的汉砖。扬州西汉初年吴王家族刘毋智墓，曾出土一件陶制熏炉，炉壁墨书“苍颉”二字。此炉为祭祀仓颉的礼器，证明西汉已有仓颉祭祀。据统计，在众多的仓颉遗迹中，始建于汉代的就有四处，分别是：河南的南乐、虞城、开封和陕西的白水。这就说明，在汉代，仓颉信仰已很流行，各地

为纪念仓颉而起墓、建庙，并且举行祭祀仪式。

寿光的仓颉信仰与全国应是同步的。但有明文记载，最早确立仓颉与寿光关系的，应是元代于钦著的《齐乘》一书。《齐乘》是山东现存最早的方志，于钦是元代山东益都（今青州）人氏。《齐乘》中有两处记载。

一在卷二《巨洋水》：

（巨洋水）又东北径故益县城，古别出一支为百尺沟。又北经寿光县东北，《水经》云旧有孔子问经石室，即仓颉墓也。

二在卷五《仓颉台》：

（仓颉台）寿光西北，泃水所径。《水经注》谓孔子问经石室，非也。《通志》云：“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，在仓颉北海墓中。土人呼为藏书室。周时自无人识，逮秦李斯始识八字，曰：‘上天作命，皇辟迭王’。汉叔孙识十三字。”岂孔子至齐亦尝访焉，故有“问经”之目？

这两处记载，一说仓颉墓，一说仓颉台，但都指向《水经注》的“孔子石室”，说明是一处地方。该书引用了成书更早的北魏《水经注》和南宋《通志》。我们运用史料溯源法，看看两书原文是怎么说的。

## 缘起

### 《水经注》载孔子石室 在牟城西南

先看《水经注》，《水经注·巨洋水》原文作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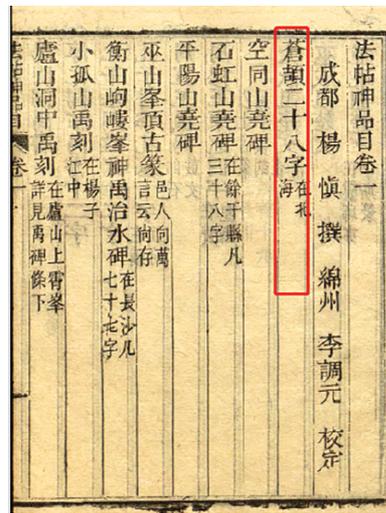
巨洋水自巨淀湖东北流迤县故城西，王莽之翼平亭也。汉光武建武二年，封更始子鲤为侯国。城之西南、水东有孔子石室，故庙堂也。中有孔子像，弟子问经，既无碑志，未详所立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：此句本无“巨淀”二字，后人以为脱刻，所以加之。《续山东考古录》辨言：这是误将巨洋枝津（百尺沟）北流入巨淀与下句《经》文“又东北过寿光县西”句连读所致。此处的巨淀湖应是前文“又东北，积而为潭，枝津出焉，谓之百尺沟”中的潭（湖），如王国维《水经注校》“巨洋水自湖东北流”，无“巨淀”二字；又如（北魏）酈道元注、（清）戴震分篇、杨应芹校点《分篇水经注》“巨洋水自潭东北流”，则直言是“潭”。

此句的寿光县故城在寿光东北10公里，俗称牟城，即今洛城街道后牟城村附近。《续山东考古录》：“《水经注》：‘巨洋水（自辟间浑墓东）又东北径益县故城东，又东北过寿光县

西。’又云：‘尧水径东西寿光二城间。’今牟城在益城东北，巨洋水东，尧水西，斟灌城（按：斟灌城为东寿光城）西北，即寿光故城无疑。”另，清代杨守敬《水经注图》标注“孔子石室”的位置就在牟城附近，而非巨淀湖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：牟城西南，巨洋水东面有孔子石室，是旧时的庙堂。庙中有孔子像，还有弟子问经的画像，但没有碑，不知是什么时候建立的。

《水经注》的这段记载，没有提及仓颉，它说的是“孔子石室”，即孔子庙，里面有“孔子像”以及“弟子问经”的壁画或者雕像。而《齐乘》将“弟子问经”改为了“孔子问经”，“孔子石室”改为“孔子问经石室”，并断言“孔子问经石室”即是仓颉墓，还推测孔子可能来访问过。这里孰是孰非，或者原就是孔子庙，后为仓颉墓？又或者本就是仓颉墓，《水经注》有误？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，既然《齐乘》在叙事时指向了《水经注》，所有的讨论又都离不开“孔子石室”，我们姑且以《水经注》为缘起。



明代杨慎撰《法帖神品目》。



上世纪初寿光仓颉墓。

## 演变

### 孔子石室演变为仓颉墓

再看《通志》卷七十三《金石略》第一，《历代金石》原文作：

仓颉石室记有二十八字，在仓颉北海墓中，土人呼为藏书室。周时自无人识，逮秦李斯始识八字，曰：“上天作命，皇辟迭王”。汉叔孙通识十二字。

通过对《通志》原文与《齐乘》引用的对比发现：首先是“叔孙通”而不是“叔孙”；其次是“十二字”，而不是“十三字”。“岂孔子至齐亦尝访焉，故有‘问经’之目？”是《齐乘》的疑问，《通志》中没有。这是于钦对“孔子问经”的推测。

那么《通志》所言的“仓颉石室二十八字”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在编于北宋、号称“法帖之祖”的《淳化秘阁法帖》中，收有一篇“仓颉书”，即仓颉二十八字。这是仓颉书的首次面世。南宋《通志》则添枝加叶，说它发现于仓颉北海墓。释读传承是这样的：周朝无人识，秦朝李斯识八字，汉代叔孙通识十二字。

北海是地名，这里应指宋代的“北海县”，因为断然没有今朝标识位

置，却言前朝行政区划的道理。北海县北宋至元为潍州治，其范围确实包括今天寿光东北部的部分地区。另外，西汉曾置北海郡，此后“北海”一词也代指原北海郡区域，辖境相当于今天的潍坊市。寿光就有“北海名城”的说法。明代杨慎撰《法帖神品目》将仓颉二十八字列为第一，遵循《通志》说法，注曰：“在北海”。

既然南宋《通志》说仓颉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，而元代的《齐乘》又说寿光有仓颉墓，其他史料未见北海有另一仓颉墓，那么仓颉二十八字出土于寿光仓颉墓就是水到渠成了。至此，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的脉络：从北魏酈道元《水经注》的“孔子石室”及“弟子问经”，到北宋《淳化秘阁法帖》首见仓颉二十八字，又到南宋郑樵的《通志》的仓颉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，再到元代于钦《齐乘》中的“孔子问经石室”即“仓颉墓”。至此，仓颉墓在今寿光境内，“仓颉书”周代出土于今寿光境内的说法形成了，此后寿光历代县志沿用此说法。

